



宗密論頓、漸偏執之非

智銘

宗密對頓、漸之爭，認為沒有必謂。因為禪的修習是多面性的，是可以經由各種法門而修至的。因為佛是對機說教的，不是固定某一形式的。

因此，學者不必固執己見。以心為例，有時毀訾心是賊，嚴令學者要斷除，斷得越透徹越好。有時却讚心是佛，故說「即心即佛」、「是心是佛」，勸令大家要修心。有時將心分為善心惡心、貪心瞋心、慈心悲心等等的型態。同一個「心」，却有這許多正反截然不同的說法。

至於心的活動，有的說：「託境心生。」有的說：「心生於境。」有的說：「寂滅為心。」有的說：「緣慮為心。」這種不同的說法，均使學者莫衷一是，將原本不糊塗的「心」給弄糊塗了。

宗密爲了使學者明瞭什麼是「心」，他用科學的方法將「心」分成四大類：

一是肉團心（梵語訖利陀耶）：這是生理上的心，是心、肺、肝、脾、腸胃的五臟之一。這個心的功能是助血液的循環，使血液新陳代謝，維持生命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功能。

二是緣慮心：也就是八個識，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和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。這八個識各有各的功能，對境而生，如眼見色、耳聞聲而生識。因此，這八個識都有善惡心所之分。如眼見某一種色，有的人生喜，有的人生厭。在佛法中，將這八個識對境所產生的功能，總名為「心」。

三集起心（梵語質多耶）：這僅指第八識（阿賴耶）而言。它是含藏事物的種子，這種子又能因外緣而起現，所以它有積集和集起的兩種功能。若使之清淨無垢，則可轉識成智而達到究竟境界。若同外緣而起現，則能生萬法，所以稱它為種子。

四堅實心（梵語乾栗陀耶），亦名真實心，也就是真心。這個心，是學佛者所希望到達的一個境界。這個堅實心（真心），本身無善無惡，不垢不淨，但它與諸妄想有時和合，有時不和合。若與妄想和合時，能含染淨，名為藏識。不和合時，體常不變，名為真如。都是如來藏。故楞伽經說「寂滅者名為一心」。一心即如來藏。如來藏即是在纏法身。

宗密引勝鬘經說：「故知四種心，本同一體。」又引密嚴經說：「佛說如來藏，以爲阿賴耶。惡慧不能知，藏即賴耶識，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環，展轉無差別。」宗密認爲四種心雖同體，但有真妄的差別，本末也各異。前三種心是相，後一種心是性。依性起相，必由外因外緣而有。會相歸性，非無所以。所以性相無礙，都是一心。迷妄時即觸向面牆，悟了時即萬法臨鏡。宗密警告學者，如空尋文句，或但信胸襟，於此一性相，都無法了會。

如何使這真心顯現，性相無礙，各宗說法不一，宗密將他們歸納爲下列六種：

- 一、有的學者主張：先漸修成功，豁然頓悟。
- 二、有的學者主張：先須頓悟，方可漸修。（下轉第21頁）

斥寰宇，在物慾是競的潮流下，形成了大多數人以「自我」為中心的人生觀，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，人與人間，相互傾軋，相互爭奪，遂使社會擾攘不已。由於物質文明愈益發達，精神文化則相對萎縮，前者有如巨人，後者有如侏儒，物質與精神的比重一旦失却均衡，社會便成為病態的社會，人生亦成為病態的人生！試想：一面享受物質上的席豐履厚，一面感到精神上的寂寞空虛，這樣的人生，又怎能稱得上完美？

近幾年來，本人曾應各地佛教會的邀請，遍歷東南亞、台、韓、日及美、加等地，在美國，曾經接觸不少華裔以外的美國人，包括學者及工商界，總覺得他們豐衣足食之餘，似乎仍缺少一點什麼，他們有一種共同的苦悶、煩惱，急待解決，當心中的疑問無法從原有的信仰獲得解答時，很自然地轉而着眼東方，對中國文化的潛在優點，和佛教的超脫精神，掀起了響慕和追求的熱潮。這些年來，彼邦人士學習華文以求探討中國文化的學者，日見增加，他們所要認識的中國，已不再限於絲綢、珠玉、象牙等商品，而在切切實實研究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根源和本質，從基本上去體會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偉大處，從而知所效法。同時，對於由中國僧侶傳播到西方的大乘佛教，同樣引起莫大的興趣，進而發願皈依，由衷信仰！我這番話，在未曾身歷其境的人聽來，或許不敢置信，但事實則正是如此。我再舉一個例：在香港，佛教僧伽會一年一度的傳法剃度大會，每年總有好幾位西方男女接受剃度，正式成為僧尼，佛教之逐漸取得西方人士的信仰，由此可以證明。

我們能仁書院的施教方針，既注重智識的傳授，亦兼重德育的薰陶。我們一向主張儒釋交融，道器相蓄，學行並重，體用兼赅。各同學在校四年，當能明瞭學校對你們期許的殷切。今後，各同學置身社會，必須緊記兩點：第一、保持民族自尊，克盡繼承中國文化，發掘中國文化的責任。第二、效法佛陀慈悲濟世精神，為改造人心淨化社會而努力！

最後，希望各位畢業同學，不但做一個博古知今繼往開來的通儒，同時也是一個正知正覺度己度人的善士！

(完)

(上接第19頁 宗密論頓、漸偏執之非)

三、有的學者主張：頓修故漸悟。
四、有的學者主張：悟、修皆漸。
五、有的學者主張：悟、修皆頓。
六、有的學者主張：法無頓漸，頓漸在機。
以上六種說法，主張頓悟的與主張漸修的，持正反兩種不同的說法，也有一種「法無頓漸，頓漸在機。」的綜合說。宗密認為頓漸都是修習禪悟的一種方法，最後的目的是同一的。所以這兩種方法，「非唯不相乖反，而乃互相資也。」故學者必須應病與藥，依性修禪，方有了達之日。而今之學者之所以不易了悟者，是由於各自執着頓、漸相。

所以，宗密主張，欲顯真性，先須破執。破執的方法是「凡聖俱泯，功過齊祛，戒即無犯無持，禪即無定無亂。」這樣就可以看破三十二相都是空花，三十七品皆為夢幻，心無所著，方可修禪。

宗密批評那些執頓、執漸的學者，有的人識淺，執着「三十二相都是空花，三十七品皆為夢幻。」為究竟道，大家不再閱讀經論，也不再用力行證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放逸的陋習。但也有些人，為了使學者了悟什麼是「三十二相都是空花，三十七品皆為夢幻。」而大開講席。毀責貪恚，讚歎勤儉，調身調息，麤細次第，說得綿綿密密，使性浮動的人，迷失本覺之用，使一心執相。有的人僅聞一意，就以為是，乃恃小慧，便為人師，這種人未窮本末，多成偏執。只有極少數志堅根利的人，始終依附大善知識，方得到悟修的眞旨。

因為學者有這許多不正常的學習態度，而又各持己見，乃使頓漸門下，相見如仇讎。南北宗中，相敵如楚漢。宗密說這些各執一偏的學者，真正的符驗了「洗足之誨，摸象之喻」了。

宗密為了使頓漸之說融合，故將各宗所論「集而會之」，應病與藥，因機施教，使學者能同時領悟各家學說，融會貫通，不再浪費時間，各守門戶鑽牛角尖。

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於淨室